边看边聊

吃苦和怎么吃

张 胤

刚进大学，我渴望迅速成长，也自认为有足够坚毅的臂膀去撑起这个家，大一就开始勤工俭学，除了正常读书外，空闲时间都扑在了打工做家教。有时晚上回到家已是精疲力竭，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想多说。到了大三，课相对少些，又接了个教外国人中文的活，每天天蒙蒙亮出门，7 点半准时上课，不分寒暑、不问雨雪。所幸那段不是做家教就是在做家教路上身披霞星、脚蹬踏板的日子，我还是坚持了下来。有天傍晚，我骑自行车往学生家赶，时间仓促横穿了马路，岂料与电光火石般的摩托车撞了个满怀，我硬生生匍匐着地，下巴磕碎了，鲜血流不止，还被送到了医院。

听起来是有点累有点惨，要问我觉不觉得苦？我想说，一点也不。因为相比父辈，我所经历的完全微不足道。他们那代人经历过太多太多。青少年时期迫切汲取知识的父亲，却与书本缘悭一面，干的都是些扛重物、下田野的粗活、累活。后来分配到工厂一线工作，曾遭遇过一次意外事故，左手被加工机器碾轧而过，无名指当场切断了一截，之后做了两回手术，缝了三十几针，难以设想那是怎样撕心裂肺的痛。苦尽终会甘来，父亲吃的苦换来了妻儿的仰之以鼻息和屋檐下的天伦之乐；而我所付出的成全了自力更生的大学幸福生活。

我们这代年轻人从小接受的纸面上的“吃苦教育”本来不少。悬梁刺股、凿壁偷光，人人皆知。但令人细思恐极的是，像马云这样凤毛麟角的成功者，他们会告诉你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，而被苦难所打倒的人从此就石沉大海，他们才是千千万万的大多数人，可你连知晓他们的机会都没有。苦是一把双刃剑，冲过去了便能触底反弹，冲不过的无奈只能跌入无底的深渊。

其实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就是一连串对苦乐的精密计算，来求得最大值的快乐。弗洛伊德提出“快乐原则”，说人类整个心灵活动都是在求取快乐而逃避痛苦。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毕竟是少数，平凡如你我的大多数人，都无时不刻不在围着“怎样让自己生活得更好”这个问题绕啊绕，谁都不会是丢弃荣耀和桂冠，甘愿去受尽人间疾苦参透真理的悉达多，也不会成为在万般苦痛中求生，找寻人生终极问题的西西弗斯。吃苦本不是我们生活的最终目的，切莫被那些“鸡汤”灌得患上“苦难的斯德哥尔摩症”。就像有人说的，痛苦本不是财富，对于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。

《滕王阁序》里有句话，君子见机，达人知命。知命，但不认命。苦日子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，可左右的是对苦难的担当，是经历苦难后仍能挺直腰杆。体会到了疼痛感，会知道自己的极限在何处，会懂得如何疗愈止疼，安抚受伤中的自己，也储备着随时应对的胆识和能量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不至于丢盔卸甲。做一件事情，不知道痛苦存在的可能，是蠢；知道有痛苦存在的可能，但确定可以把它的出现降到可忽略，是自信；知道痛苦的存在，且避之不及要面临，但为了做此事所得到的快乐，甘愿征服这等痛苦，才是真正的勇。

苦难很重要。感谢苦难的降临，因为它可以使人迅速成长。但真正值得感谢的，是你自己。是你在遭遇磨难、厄运时，站出来负隅顽抗宿命的安排。年轻人要吃苦吗？要。没有眼前的负重前行，哪有今后的岁月静好。但是，年轻人更要记得，吃苦是为了让自己内心更强大、灵魂更谦卑。

上海的十一月

张苏华

在上海生活了几年，总感觉我先前对于季节的认知出现了问题。就说这眼下的 11 月吧，节气已经“小雪”，北方的气候和物候对于这一点总是特别准确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“晓鸡惊树雪，寒鹜守冰池”，不是什么稀奇的事。 我曾在呼伦贝尔生活过，那里九月十五号就开始送暖气了。一入冬，不是落尽叶子的枯藤，就是凛冽刺骨的寒风，一点也不含糊。11 月，人们出门要裹紧冬衣了。屋里屋外，一派冬日景象，可不是嘛，已经“立冬”了嘛。

然而 11 月在上海，说这些似乎太早了些。

一切都还是秋的样子。甚至，夏天的影子似乎也没有完全消失，小区里，许多花还盛开着，草儿透着水灵的绿，特别是，树上的叶子全都绿着，不见那种秋风扫落叶恓恓惶惶的情景。间或，有一点小小的风，温煦的、和暖的、柔柔的。间或，还有点小热袭来。人们的着装，也还离冬季远得很，女孩或女士尚着长筒丝袜，绷出流线型小腿，上身披件宽松的风衣，就这样舒舒展展、娉娉婷婷走来，一点儿也没有那种怕穿得少了的不安，更不要说笨拙臃肿了。

上海的 11 月是讨人喜欢的。

喜欢上海的 11 月，还有一个原因，是由于一种名字叫做香樟的树。

香樟这种树，简直太普通、太司空见惯了，可以说到了举目皆是的地步。这种树似乎是上海的“主力”树，后来发现，它也是南方一带的主力树种。这种树一年四季绿意盎然。种在庭院里，相貌堂堂，高大饱满，它的绿叶，它的浓阴，令人欣悦。长在旷野里，也气势雄伟，那广展的树冠，为大地带来勃勃生机。最为关键的是，别说 11 月，即便到了深深的冬天，许多树的叶子都已落光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条时，香樟还是一树满满的叶子一如既往地绿着，给人以惊奇、以欣喜——如果你注意到它的话。

我多次在冬日里凝望这树，呆呆地思忖这树给予人以何样的启示。当上海所谓真正严冬来临之时，我注意到，别的树的叶子（当然，松柏之类的除外）都已经落尽，在那些高大型的树里，只有香樟和桂花树的叶子还同夏天一样地绿着。这的确给人以一种别样的感受，别样的启示，和一种生命的感动。大自然的安排是何其神奇何其妙不可言，即使你目不窥园，热情的香樟树的绿叶永远那么透亮。只有到了第二年的春天，它的新叶长成后，头年的老叶才悄悄落下。

其实，上海的冬天晚是晚了些，还是挺漫长的，并且很有一种逼人的冷，“冷你冷到骨头里”，一位出租车司机曾这样对我说。但在漫长冬日里，你常能见到高大的香樟那满枝的绿的时候，你忽然就觉得不那么冷，不那么单调，不那么无趣了。

明艳的花，开时惊艳，开过就败了；

香樟树呢，一年都在绿着，匀匀的，不动声色的，给人的美和愉悦，是长久的。

妙哉稻草人

——黔岭务农记

周天柱

下乡才知当地农民有一件最苦恼的老大难：每到播种或谷豆熟了的时节，就会不知从何而来许多馋嘴的麻雀、斑鸠、喜鹊等鸟儿，叽叽喳喳飞临农田，俨然成了这儿的主人，张开嘴巴，放开肚子，尽情地啄食农民辛勤撒播的种子或即将收获的粮食。以队里一百亩梯田计算，将会少收三万多斤。这还了得！

怎么办？试过各种应对的办法。动员老人、妇女、儿童枯守田头，见鸟驱赶。可人来鸟飞，人走鸟临，拿它没辙。出动民兵连，大张声势地震慑鸟群。管得了一时，却管不了长久。实在无计，只有以毒攻毒，在田里撒一些伴有毒药的诱饵，可老农立马出面阻止：这些飞鸟也吃害虫呀，毒死它们，害虫比鸟儿更可怕。

知青下乡，村里人将这一棘手难题提请有知识的新农民想想办法。那天我灵感一来，拨通电话向在上海崇明岛的叔叔求援。电话那头传来的佳音仅一句话：“快扎稻草人！”稻草人，我们那一代下乡学农见识过，不过从未亲手扎过。黄队长是个雷厉风行的人。我们向他汇报后，当晚即召开全队大会。由于全队从未有人见过稻草人，先请我们三个知青介绍。如果这件事放在今天，最简单不过，展示电脑所搜寻的图片及扎稻草人的方法，一切就 OK 了。可当年哪有这玩意儿。我们费劲地讲述，听众却越听越糊涂。请我们现场演示，秀才只会空洞叙说，缺失动手能力，书生气十足的弊病暴露无遗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队长带头将自家珍藏的稻草奉献出来，要我们当天扎出当地史上第一个稻草人，竖在稻田示范。我们知青户三人立马分工，阿三去找辅助配料，我与阿良动手开扎。仅半天工夫，一个 1.75 米高的大草人就站立在稻田了。这位在黔岭山村脱颖而出的第一代稻草人，头戴一顶旧草帽，为的是不让鬼机灵的鸟雀看清真面目。我们又略施小计，在“卫士”的嘴里安装了一只口哨。风一大，哨声响起，再调皮的鸟雀全都狼狈逃窜，再也不敢轻易飞来。稻草人的身子套在粗竹竿上，两手更始终握着一根长竹竿，风来身动，竹竿随之绕着圈不停甩动。这种享有专利的独特发明，驱鸟的效果特别好。

有了第一个样本，全队男女齐上阵，花了两天时间，如法炮制了 50 多个稻草人。身居第一线的稻草人有大有小，有高有矮，但清一色的全为男性，威风凛凛不可侵犯。而手中的利器也各有不同，除持杆拿棍外，还有摇着芭蕉扇，敲着破脸盆，甚至有雄赳赳举着发锈鸟枪的。50 多人组成的这支“特种部队”各司其职，不分昼夜地坚守在田野，顶着凛冽寒风，不怕日晒雨淋。曾几何时成群结队不可一世的鸟群，如今无影无踪。

这一年秋收后，队长清点战果，粮食比上一年增产 3 万多斤。我拨通电话特向崇明叔叔报喜，并俏皮地谢谢“叔叔”率先忠心耿耿为生产队“站岗放哨”。叔叔则不失幽默地提出一个小小请求：为驱鸟尽力理所应当，但一旦年老体衰退役，千万不要一把火一烧了之。就让它尽职终生，将躯体融化在土壤，肥沃来年的庄稼吧。

一路求索一路歌

李定国

与病魔抗争了许久的前辈革命音乐家向异，11 月 1 日在华东医院去世，享年 91 岁。向异长期从事电影音乐创作，为 30 多部影片谱曲。其中许多插曲脍炙人口、广为传唱。在中国电影诞生百年之际，向异被国家授予“特别贡献奖”。

向异本名安鸿麟，山西平遥人。年少就父母双亡而家道中落，13 岁时参加八路军，历经许多浴血战斗。在人民军队的这座大熔炉里，向异的音乐天赋被发现。1942 年，年仅 16 岁的向异被保送到延安的“部队艺术学校”深造，学习乐理和歌咏指挥等。在校期间，他写了一部独幕小歌剧《怀乡曲》，在当年的延安中央机关春节联欢晚会上公演，得到好评，并引起冼星海的关注和赏识。

不久，因冼星海的力荐，向异被破格调入延安电影团工作，担任冼星海的助理，从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在解放战争期间，向异随延安电影团开赴东北，接管了敌伪时期的“满洲电影制片厂”，组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（即长春电影制片厂）并担任乐队领导兼作曲。1952 年，向异献给新中国的第一部作品，就是为北影厂拍摄的纪录片《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》配乐。向异和摄制组的成员一同来到安徽的佛子岭水库，与建筑工人、农民兄弟同劳动、共生活。影片的主题歌《淮河两岸鲜花开》就是“下生活”的产物，洋溢着人民对幸福未来的美好憧憬。随着电影的公映，那优美隽永的旋律像插上翅膀一样，飞进人们的心房。

处女作的成功，使向异在影坛声誉鹊起。翌年，“东影”拍摄根据玛拉沁夫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草原上的人们》邀请向异谱曲。影片故事发生在内蒙草原，为此又同时请来内蒙古歌舞团的年轻作曲通福加盟。那时的通福虽然深谙蒙古族的音乐和曲调，但没系统学过理论作曲。在剧组去下生活期间，向异向通福传授了不少作曲的技巧和方法。在整个影片的音乐创作中，向异是出了大力的。但最后影片合成后署名，他主动要求放在年轻的通福后面，此片最著名的插曲《敖包相会》向异连名字都没署。在日前举行的向异追悼会上，此举得到更正。

向异的电影作曲生涯，主要是在上影厂度过的。1961 年，向异应导演鲁韧盛邀，为上影新片《李双双》谱曲。向异一接到重任，旋即就去河南农村下生活，捕捉创作的灵感。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走遍河南的山山水水，寻访了许多当地的民间艺人收集戏曲音调。汇总创作时，他得心应手，一气呵成。《李双双》荣获第二届“百花奖”最佳影片，其音乐也功不可没。其中极富河南韵味的插曲《小扁担，三尺三》妇孺皆唱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为最受听众喜爱的歌曲。

转场恰西 方忠麟 摄

旅游

尘世里的法海寺

张茜红

女居士晓桦和她的老公要去浙江长兴，我和朋友兴冲冲地要跟了去，说白了就是想看看乡村的寺庙。

一眼看到法海寺三个字时，立马就想到了《白蛇传》，想到一心要拆散白娘子许仙的法海，朋友还拉开嗓门唱了一句“千年等一回”。我们抢着问接待的小和尚：“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啊？”小和尚肯定见多了类似的大惊小怪，表情淡然，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法海和尚是个好和尚。”哦哦，出家人的见解和我们不一样喔。

俗话说，天下名山僧占尽。九隆山虽然不算名山，但，是茶山。青绿色的茶树沿着山坡密密地排到山顶，法海寺就在这样的群山怀抱中，面对着一潭静深碧澈的好水，上山的路修篁参天，微风清凉。

据介绍，十年前，二十多岁的释忠学法师从上海来到这里做当家和尚时，山谷一片荒芜，他就地搭了个茅草窝棚住了下来，开始了重建寺庙的浩大工程，种种艰辛不在话下。直到今日，工程还在继续，大雄宝殿前的广场上堆放着钢筋，砂石，耀眼的阳光把地上的尘土晒得白花花的。

小和尚说师父外出要明天回来，你们自便吧。怎么个自便法？就是自己找客房安顿行李；自己铺床单，换上干净的被套枕套；然后呢，藏经楼里有茶室，自行泡茶喝茶去呗。拾级而上，忽然不知从哪里窜出两条狗，围着我们团团转，这俩汪星人肯定事先商量好的，黄毛的高声狂吠震荡山野，黑毛的低声怒吼恐怖威吓，哄它不睬，凶它更没用，直到广场上的小和尚远远的唿哨了一声“哈啰”，它俩这才同时噤声，一阵风似的奔了下去。

到了饭点，才知道寺里住着不少人呢。食堂造得宽敞明亮，厨房还没有装纱窗纱门，里面垒着农家大灶台，大铁锅。饭堂里，圆桌上摆着素菜素汤，客人们随意坐。来到这里，人们似乎没了距离，抛下了避讳，什么都能谈。晓桦夫妇为了公司的生意而来，我和朋友来旅游，座上有因为家庭纷争来寺里排忧解难的，有身体不适来静养的，还有一对年轻人，在这里度假，两人在山里转悠了一上午，被蚊子叮了许多红包，采挖了一大捧野生的折耳根，洗净后拌上糖醋麻油，端上桌来大家共享。夹几根嚼嚼，苦盈盈的别有一种清新风味。狗蹲在桌子下面，悄无声息。

第二天早饭，“师父回来了！”有人在食堂外面高叫了一声。少顷，一位身穿褐黄色僧袍的青年法师走进来，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打招呼，看他头皮刮得青光光，胡茬刮得青光光，声音却如小女生般清脆嘹亮，惊呆了一众人。只见他拿碗盛了饭，看我们这桌有空位，径直走过来坐下了。

七夕会

桌上有一碗咸菜炒豌豆，法师去搛，一颗豌豆骨碌碌滚下来，用筷子拦没拦住，那颗豆兀自滚，法师赶紧用手去抓，扔进嘴里吃了。

朋友是个食肉动物，连吃了几餐纯素，正嚷嚷着嘴里淡出鸟来，见法师这样，朝我眨眨眼，连忙捧起碗，把原想剩下的白饭三两口扒进嘴吞下肚，一桌人都看着她笑。

厨师大妈说：“一粒米，七担水。”

晓桦说：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

小和尚说：“佛门一粒米，大过须弥山。”

忠学法师说：“善哉，善哉。”

夜光杯